

季红真 著

人生的节气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季红真 著

人生的节气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的节气 / 季红真著. —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1

(雅趣文丛)

ISBN 978-7-301-16338-2

I. 人… II. 季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2700 号

书 名: 人生的节气

著作责任者: 季红真 著

丛 书 策 划: 高秀芹

责 任 编 辑: 苑海波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6338-2/I · 2181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pw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2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6 开本 17.75 印张 405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远行客古今如梦

——《人生的节气》自序

季红真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

人过五十，忧患渐多，便有挣扎之感，再不敢学少年，潇洒挥霍时间。本书的文章写作，开始于2004年，完成于2008年，题目都是三个字，拟好之后挤时间赶写出来。并无外力催促，完全是自己找罪受。一来是突然相遇灵感，以为有话可说。二是借助写作挣脱心灵的痛苦，频繁的伤逝已经让我不堪承受。文章随写随发，蒙秀芹女士雅意，得以出版，文字略有增删与修改。共计二十四篇文章，不出中国人的生活范围。以《人生的节气》为题，套用二十四节气的成数，以寄托古今之变中人生不变的喜与忧。时间的流转无穷无尽，空间则是相对有限。于是，便有“人生代代无穷已”的亘古感叹，而短暂的生命之旅，有彼此的重复，也有独一无二的奇遇，文章便做在这恒与变的裂隙中。尽管回头已百年，生的幸运仍然让我满怀对世界感恩的虔敬。

我是一个读书人，但是生性好奇、不务正业。因为定力不足，常被身外的热闹所吸引，免不了“一心以为鸿鹄将至”，学问自然业绩平平。加上自立早，迁徙频繁，家务琐事繁杂，难与红尘的世界相隔绝，没有“自己的房间”，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不多，甚至经常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窘迫。倒是接近了原生态的生活，尽管处理起世俗事物来常常捉襟见肘、狼狈不堪，但扑面而来的生活常给我意外的启示，不期而遇的感触丰富了我贫乏的生命，也使书斋中的思想获得感性的体验。好在我以文学为业，一切都与专业有关，无所谓有用无用。说化腐朽为神奇自然是夸大其词，但是平凡的点滴见闻，也能积累成阅历。生活便是由无数琐碎的细节构成，即使是远行客，随手采集路边的草花，也不失为值得庆幸的纪念。人生的可爱之处，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的感动。

现代学术的分类使专业越来越狭窄，而蒙童式的好奇在我则始终没有泯灭。世界容我们寄身，并且时时展示它的神秘，正是庄子所谓的“生而有涯，知也无涯”。不仅是飞速发展的科技不停刷新着我们的视野，还有自古以来的宇宙自然之谜，历史就在我们的周围，诱惑着我们的认知冲动。现代的传媒提供了优越的条件，多学科的亲友也使我偏得。吃百家饭，师天下人。我是一个贪婪的饕餮之徒，而且永远没有餍足，虽然常常只是惊鸿一瞥，也足以陶然。如梦的人生不再虚飘，充实感就是价值的体现。仅仅面对纸本常常会使想象力枯竭，而全面调节感官的最佳方式，莫过于到其他门类中聊以倦眼。美术、书法、建筑、音乐与其他艺术，都激发着我的兴趣与写作的灵感。尽管才能不足以创造，但是鉴赏的兴致中，也积攒起一些印象，朋辈中的高人不吝赐教，不时增补着我的底气。这有点像一个有恋物癖的守财奴，珍藏这些印象竟像保有财富一样快活。就是专业本身，也迫使你无法懒惰，对象的丰富大大超出纸本，水下的冰山需要勘测的功夫。加上浏览杂书的习惯，特别是文史类的杂书，与掌故知识无意间的相遇，更是让人窃喜。这大概是本能，永远无法抗拒历史的魅力。特别是作为精神家园的母语，延绵几千年的汉字，每一个几乎都关联着漫长的历史时空。它是纽带，也是钥匙，帮助我们打开时间之门。使所有的感触与发现，都连接在唯一的空间中。

这些浅尝辄止的一得之见，自然不足以治正经的学问，但是作为下脚料，也可以拼接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图景，一如终年劳作的村妇们，在闲暇中用各种颜色的布头，缝制出人兽鬼神和器物。于是便有了这一次写作的冲动，希望与友朋分享心灵的悸动与精神的漫游。至于文体，连我自己也想不出如何命名。大致应该属于散文，但是如何归类则很难说。蒙童式的简单自然不足以忝列学者散文，而大量的私人记忆也不足以纳入文化随笔。管他呢！拼着力写完了，肖与不肖都随它去。散文原本就是可以随便写的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12月5日
于沈阳师范大学寓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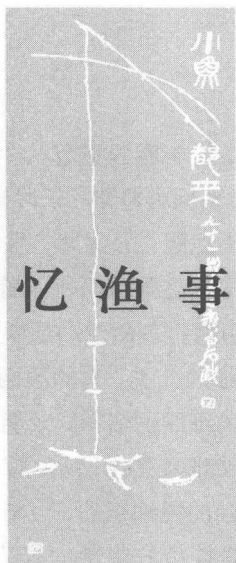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远行客古今如梦

——《人生的节气》自序

3

忆 渔 事	1
挖 野 菜	11
做 女 红	21
遛 电 影	37
翻 旧 书	50
蹲 车 站	61
说 闲 话	73
辨 名 物	83
读 注 释	96
种 纸 田	106
串 亲 戚	114
会 朋 友	128
听 音 乐	142
访 古 迹	154
遭 梦 魇	167
行 夜 路	179
乘 出 租	189
吃 小 吃	200
下 饭 馆	212
写 情 书	225
买 东 西	234
观 风 景	245
看 美 人	257
逛 书 店	266



—

捕鱼和狩猎一样，大概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，创造出最古老的文明。在中国至少可以上溯到六千年以前的良渚文化，出土的玉器、陶器上都有鱼形的纹饰。道家信仰中的太极图，是以黑白相交的两条变形鱼来概括对于宇宙的基本看法。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铭文中，也有不少鱼的图案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断发文身的人竞渡的场面。他们驾的龙舟很小，而鱼却很大，在散点透视的平面构图中，船仿佛是在鱼群中穿行。而且，就是在生态环保的意识普及到全球的今天，越来越严格的禁止使打猎几乎成为犯罪行为，而基本退出人类的生产范围，捕鱼的活动却一直延续下来。尽管工具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仍然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内容。可以说捕鱼是人类贯穿古今的一项重要生产方式，和人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无论中外，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多取材于捕鱼。已故的中国名作家汪曾祺，在《故乡人》中，有一篇即是《打鱼的》，详细地记载了故乡捕鱼的方法。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更是经典的叙述，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名扬全球。那个独自架着一只小船在海里钓鱼的老人，紧紧抓牢绳索与风暴和鲨鱼搏斗，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。虽然最终得到的只是一条鱼骨，但生存的顽强却寄托了现代人对于生命价值的独特理解。据说故事是海明威听来的，但关于捕鱼的大量细节却好像出自行家手里。始知人可以独自驾船在海里捕鱼，我也是得自海明威的著作。

在中国古代，捕鱼的知识非常丰富，保留在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中。比如捕鱼的工具，最通常是用网，《诗经·新台》有“渔网之设，鸿则离之。”而且，至今仍然如此。记得幼年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小伙伴儿经常玩儿的一个游戏就是模仿用网打鱼的情景。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高举着搭起来的手，象征着渔网。一群小孩子后

面的拉着前一个人的衣服后摆，转着圈鱼贯着从“渔网”下钻过去。所有的人齐声唱着一首歌谣：一网不捞鱼，两网去赶集，三网捞一条小尾巴鱼。“小尾巴”一词可以任意地无穷反复，全凭“渔网”的好恶。歌谣完结的时候，两个大孩子的手臂落下来，被扣住的那个孩子就是落网的鱼。游戏重新开始，虽然简单却有不尽的乐趣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用网打鱼的活动反映在民间文化的形态中。不仅如此，中国古代对于渔网有着详细的分类，大的渔网称罟，小的渔网叫罾，用竹竿支架的渔网为罾，捕捉小鱼的细眼网名罟，兼能捕鸟的网是罾，罾则是所有网的总称。由用网捕鱼的基本方法推及其他，所有捕鱼的方法几乎都有相关的语义联想。古代的网大概是用麻或丝的绳编织的，但是一些用竹子做的渔具也用相同的偏旁，比如罩最原始的语义是捕鱼的竹笼。不仅如此，其他的捕鱼方法也都冠以同一个字头。比如，罾是积柴在水中取鱼，先将柴草放入水底，然后敲击船帮，鱼因恐惧而钻进水下的柴草中，然后捞取柴草得到藏在里面的鱼。这种捕鱼的方法大概已经失传，我走过很多地方也没有遇到过。又比如罾，《辞海》里说明是古代夹鱼的工具，但是如何夹则没有说明。但罾是罾的本字，夹鱼大约和罾河泥的方法相近。钱载《罾泥》诗：“两竹分手握，力与河底争。……罾如蚌壳闭……”，幸运时便能夹到鱼。罾的注释更简略，只说是古代的渔具，材料和方法都无记载。现代捕鱼的词汇则更繁杂，多数是以不同的动词和鱼组成动宾词组，比如钓鱼、淘鱼、摸鱼、拦鱼、捞鱼，等等。这些动词不专门用于捕鱼，因此也没有古代相关字的同一偏旁。而且获得鱼的方法除了捕之外，还包括人工养殖。捕鱼的智慧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贬义，“渔”又指涉所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，所谓“坐收渔人之利”。

在脱离了渔网捕鱼之后，在所有的捕鱼方式中，钓鱼的方式最古老也最普遍。城市里的工薪阶层，双休日的时候，到人工挖掘的鱼塘去钓养殖的鱼，是休闲的重要方式。与其说这是一种生产方式，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调节。钓鱼的这一特殊意义，也是从古延续至今，在古代渔、樵并列代表归隐的主要方式，是传统士大夫阶级推崇的至高文化境界。无论是神话中的姜太公，还是历史人物严子陵，都是以在山野垂钓的方式远离政治纷争，避祸于乱世，获得精神的独立与逍遥。从柳宗元的名句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到清代王士禛的“一人独钓一江秋”，都寄托了遗世独立的精神与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。而只以一个渔字而能概括所有捕鱼的方式，也只有汉语才有这样丰富的简约。

此生对于渔事的记忆，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。

那时家住京郊的一个小镇，四周遍布沼泽。许多的农舍周围有水沟，似乎是在小岛上。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个穿深色粗布大襟袄的农妇，站在杂树丛中大声地呼喊。炊烟渗过枯枝，和水汽融合，升入雾霭，很有古画儿的意境。

邻居叔叔酷爱捕鱼，节假日的时候，经常伙同几个朋友，到远处的河里去打鱼。他们是用网捕鱼，规模应该算是不小的。每次归来，收获都很大，各种各样的鱼装满几大脸盆。他把鱼分给左邻右舍，留给自己吃的却很少。打鱼对于他来说，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蛋白质的问题，更在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乐趣。尽管困难时期刚过，蛋白质的问题仍然是全民的问题。我没有少吃他的鱼，在补充了蛋白质的同时，也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打鱼的知识。他真是一个有情趣的人，几乎能干全活。他把买来的蜡线缠在梭子上，一梭一梭地织成网。他把积攒起来的牙膏皮放在煤铲里，架在炉火上融化后，浇在长圆形的陶土模子里，系在渔网的边沿当坠子。这样，渔网撒出去的时候，就会自然地垂落。我曾看见过他挽着裤腿站在河边的水里，抡圆了胳膊撒网，浑身的劲道都随着前倾的身体运出，那样子实在是优美。

我家居住的院子东面，就是一个苇塘。有一线细水从南面注入，从北面流出。雨季的时候，流量丰沛，水声潺潺，响彻昼夜。冬季封冻，薄冰下仍有水流涌动。在窄小的水口，不知是什么人支起筛子，随着流水游动的小鱼便纷纷落网。最大的也不过两寸长的小白条，多数是小鱼苗，还有一些活蹦乱跳的小虾米，偶尔会有几条小鲫鱼。苇塘因生满芦苇而得名，春天蹿芽，端午节的时候，就已经遮天蔽日。秋天芦苇发黄，芦花飞白，一片迷蒙的景色。芦苇被割光的时候，一年一度淘鱼的时节也就到了。一群壮汉，穿着挽裆的粗布棉裤，脚踩高筒胶靴，宽大的棉袄系在麻绳里。他们把南北两个水口都封死，用土石垒起结实的小坝。一只大铁桶上拴上四根麻绳，一人拽两根对面而立，喊着号子把桶悠起来，放到水里，再把装满了水的桶悠起来，把水倒在坝外。这样一起一伏的动作，需要全身的协调，加上均匀的水声，就好像是舞蹈。我经常呆呆地看着他们充满力与美的动作，而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晚上收工的时候，坝外的水会渗进来，形成一个小水坑。便会有一些鱼落入其中，溅起一片水声。孩子们不顾寒冷，用石头打碎上面的薄冰层，赤手深入冰水里，凭着感觉摸出鱼。一次摸光了，过不了多少时候，又会有鱼落进来。这样做虽然没有人明令禁止，但也是不能公开的，多

忆

渔

事

少近似于偷，所以也就格外的刺激。一个快乐的夜晚，就在这惊险的渔事中渡过。

南北两条坝上，几个水桶一起淘，要四五天的时间才能够把塘里的水淘完。苇塘的底一点一点地露出来，最先出现的是周生长满苔藓的大田螺，一片碧绿在肃杀的景色中格外惹眼。北方人没有吃田螺的习惯，所以也没有人在意它们。只有养鸭子的人家，会大盆大盆地拣回去，砸碎了当饲料。然后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鲫鱼、白条，它们在水面上蹦跳，鳞光闪耀着划出一道道弧线。偶尔有几条大鲤鱼，便会赢得一片喝彩。当地的人认为鲤鱼是鱼中的上品，可以卖出好价钱。最底层的是鲇鱼和黑鱼，他们甩动着尾巴在淤泥里挣扎，最大的有两三斤重。捕鱼的人是站在近膝的淤泥里，把鱼拣出来。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，鲇鱼滑很难抓牢，黑鱼劲大打着挺，需要很大的手劲才能制伏。还有一种嘎鱼，鳍上长着硬刺扎人，伤处还容易感染，而且卖不出好价钱，通常是不要的。泥鳅在当地人的眼睛里几乎就不算鱼，就更不会要了。淘鱼的人把一些大鱼收走，足足装满几大筐。小鱼则就地处理，价钱无法想象的便宜。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到一斤两寸长的鲫鱼，简直就像是白送一样。家境窘迫的我们，就是靠了这些廉价的鱼虾，渡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艰难岁月。

鱼淘完以后，就会有成群的农人来。他们把塘泥铲起来，装在大车里运走。据说是当肥料，比猪圈里起出来的粪土肥力还要好。从鱼淘完到起塘泥之间，通常会有一天半天的间隙。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拣剩下的小鱼，就像庄稼收割之后，容许拾荒一样。曾随了小伙伴一步一滑地在苇塘里走来走去，寻找淤泥里的小鱼。虽然所得很少，那快乐却是巨大的。常常一不小心滑倒下去，人就变成了陶俑。一群一身泥水的孩子，哆哆嗦嗦地大呼小叫，那气氛是难以形容的热烈。成年之后，看到齐白石的一幅画，一根钓竿垂下细细的鱼线，下面是一小群姿态各异的小活鱼，边款题字是“小鱼都来”。这立刻使我想起童年在苇塘里拣鱼的经历，会心的愉快从心底涌起来。他真是一个智者，悟透了人生至福的境界。而且是来自民间的艺术家，没有士大夫的矫情，真切的童趣表现了对于世界人生的爱。

塘泥起完之后，就把土坝扒开，水又从南面的水口流进来，很快就注满了苇塘。各种各样的鱼，又随着水游进来。到了最冷的三九天，塘水冻成一个锅底形的冰面，新的捕鱼活动又开始了。这次来的人更多，他们是用铁镐把塘心的冰刨开，把冰块运到岸上。苇塘中心露出很大的圆形窟窿，里面只有很浅的一层水，不少的鱼拥挤在冰碴儿之间游动。穿了胶靴的农人，跳下去淌着水摸鱼。他们动作敏捷，顺手就把摸到的鱼扔上岸，简直就像是拣一样。只是酷寒的冰水冻彻骨髓，摸鱼人的手很快就僵硬得麻木。为了抵御严寒，他们在水下之前，通常要喝

烈性的白酒。岸上升起火堆，青烟缭绕在落尽了树叶的林木中，丝丝缕缕地穿过干枯的树枝，汇入天空阴暗的浓云。冻得手脚发麻的渔人从苇塘里爬上来，蹦跳着在火堆旁烤手。他们粗糙的手上往往有裂开的口子，露着血红的嫩肉。好在这一渔事延续的时间不会很长，通常是一两天就完了。否则，这样受罪的捕鱼方法，就是钢筋铁骨的人也受不了。

破冰捞鱼的工作一完，苇塘变得丑陋，大大小小的冰块乱七八糟地堆在那，只有等到开春以后才能一点一点地融化。水重新盈满塘池，鱼又顺着水流游进来。芦苇一寸一寸地生长，转瞬之间就绿成一团。那个苇塘真是一个聚宝盆，芦苇、塘泥和鱼全部来自天赐，不需要投入却永远有产出，只要付出劳动力。

三

“文革”开始以后，家道日益窘迫。母亲有限的一点工资，要养活一大家人口。猪肉已经成为奢侈品，很少能出现在饭桌上。便宜的小鱼成了主菜，几乎每天一顿。那都是附近的农人，送到院子里来卖的。吃的多了，就会发现有的小鱼有一种难闻的味道。不是因为不新鲜，而是因为那是用农药毒死的。捕鱼的人把农药撒在水里，通常是六六粉，中毒而死的鱼就漂在水面上。他们用长把儿的网兜捞起来，拿来兜售。这大概是所有的捕鱼方法中最野蛮的一种，简直是伤天害理。既破坏了生态，也危害了食者。从此懂得，只有吃活鱼才可以避免中毒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越来越激烈，社会也越来越混乱。闹也闹过了，对于各种名目的斗争也厌倦了，人变得凶残难以相处。学校停课了，躲在家里看书成了一大乐趣。一到夏天，游泳就成了我的日课。每天午饭以后，就用塑料网兜装上一个馒头两个西红柿，约了伙伴去游泳。先是到小河沟里，那只能算是戏水。经常有小鱼小虾撞到身上，皮肤上留下轻微的酥麻，那感觉真是好极了。在水草密集的地方，顺手一抓，就可以捉到小虾，塞到嘴里鲜脆微甜，是绝妙的美食。胆子大了一点，就到水柜里去游泳。所谓水柜是一条人工挖掘的大水沟，用于排放水库里过多的水。特别是在暴雨之后，水库的水涨满，会有决堤的危险，就提起闸门把水放出来。所以虽然是死水，但也经常会有活水灌入，不少的鱼虾随水而下。水柜里的水深浅不一。离水闸越近的地方越深也越清，约有两三丈深，只有水性极好的人才敢游过去。离水闸最远的地方，只有半人深，挤满了初学游泳的人，像煮饺子一样，浑浊得像泥汤。我以每天一百米的进度，从浅处向深处游。而且练习着潜水，憋足一口气，从岸边一个猛子扎进水底，抓一把水草浮上来，证明

自己达到的深度。真正的高手，是站在岸上活动好身手，憋一口气一跃而起，几乎是垂直着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要在水底呆很长的时间，而且能摸到潜在深水里的鱼。有的时候是先把一条鱼扔到岸上，然后得意地钻出水面，摇晃着头抖落水珠。有的时候，则是举着一条鱼蹿出来，踩着水高兴得大喊大叫。通常是一条黑鱼，只有在最底层的淤泥里才能摸到。这大概是最具冒险性的捕鱼方法，也是最具艺术性的一种。赤裸的身躯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，发达的肌肉在油亮的皮肤下滚动。头发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，得意的神情如婴儿般纯洁。使人联想起从哪吒到孙悟空，所有少年英雄出世的情景。

水性越来越好，胆子也越来越大。我终于随了别人，走到十来里外的水库去捉鱼。那是在水库放水之后，剩下了一片沼泽。很多的人在里面走来走去，倒像是在赶集。而且地盘已经被瓜分完毕，几乎无法插足。大的水洼和小河的水差不多深，也要潜下去才能摸到鱼。小的水洼也像苇塘一样，需要垒起小坝把水淘干净才能捉到鱼。那一天走得很累，也没有带任何工具。一条鱼也没有捉回来，倒是看足了各种捕鱼人的行状。有一群六七岁的孩子，男男女女都赤身裸体，在水洼里兴奋地喊着歌谣，高兴得撩水摔泥巴，像一群天使一样欢快。许多年之后，我才懂得他们喊的歌谣里涉及性的内容，当时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懂。

弟弟有一个要好的同学，家住水库旁边的村子。经常邀他到家里去玩，到水库旁边的水洼里捉鱼是他们最经常的游戏。由此带来的副产品，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鱼。这使饭桌上经常可以出现平日里绝对舍不得买的大鱼。记得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，屋外漆黑如夜。弟弟一头闯进来，而且光着膀子浑身精湿。怀里抱着一包东西，打开来是一堆半斤多重的大鲫鱼，足有四五斤重。他是把衬衫脱下来包着鱼，冒着雨跑了十来里路。他略带沮丧，兴奋异常地说，真不走运，刚把水淘干净，雨就下了起来。那一片水洼子里足有几十斤鱼，只好挑了些大的带回来。

复课了，每天在学校读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，演出忆苦剧，开批判大会，打着背包拉练，参加社会上的公判大会，庆祝最高指示发表游行。很少的一点文化课，在一片混乱中也静不下心来学。幸亏有开门办学，有学工学农，精神总算有一个可以逃避的渠道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，我走过了小镇周围的不少地方。有一次在水边，看见不少的农人割下一种野草撒进河湾。问他们这是干什么，回答说这种草有特殊的气味，鱼闻见了就会游过来，吃了就被醉翻。捞起来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鱼就会醒转过来，和活鱼一样。这种野草只能麻醉鱼，对人没有作用。这种捕鱼方法大概是最经济也最科学的一种，是利用生物圈儿的天然法则。不需

要成本，也不会危害环境和食者。可惜年头太多，我忘记了那种鱼的蒙汗药的野草名字。

那一带多数是盐碱地，麦子和玉米的产量极低。为了改良土壤，也为了提高产量，农业部门推广种植水稻。许多次学农的劳动，都是帮助生产队挖排水灌溉的渠道。附近的农田遍布纵横交织的水网，里面经常游弋着小鱼。就是在稻田里，也会有小鱼顺着水渠游进来。夏天拔稻子里的稗草，便可以意外地捉到鱼。在收割稻子之前，先要把水放干净，晒得稻子发黄。许多没有及时顺水回到水渠里的鱼，便枯死在稻田里。用镰刀割稻子的时候，脚下经常会踩到鱼干。也有一些鱼落在小水坑里，翻来覆去地蹦达，鱼鳃一张一合，痛苦地喘息着，很像庄子所谓枯辙之鲋。这种无意间的收获带来的惊喜，近似于天上掉馅饼，大约是所有捉鱼的方法中最幸运的。掐一根粗梗的稗草，从鱼鳃穿过鱼嘴，拎起来一串，沉甸甸的，也有一斤来重，带回家便可以做一道菜。只是这样的好事不多，我统共也只遇到过一两次。比较有把握的是抓泥鳅。雨季过后，公路两侧的排水沟和各单位周围土围墙下面的壕堑里，积水逐渐被晒干，露出在里面蠕动的泥鳅。只要光着脚在半干的泥里一踩，就会感觉到黏滑的活物。一抓一个准，不大的功夫就可以得到半脸盆。端回家用水养起来，可以活很长的时间。这大概是我从事最多成就也最高的一项渔事，只是缺乏美感，属于简单劳动，甚至比原始人投石制梭镖叉鱼还不如。

四

六十年代末，家随母亲的学校搬到了太行山里。

这里除了山洪暴发的时候，几乎终年干旱。除了一条瘦瘠的易水河，几乎看不到什么水。溪水是清冽的，于是应了水至清则无鱼的老话。游动得最多的是透明的小鱼苗，没有人想到去抓它们。这里的人不会打鱼，似乎也没有吃鱼的习惯，看不见在溪水上筑坝拦鱼。据说有水库，但在很远的地方。偶尔在集市上遇到卖鱼的，或者有人带个三两条鲤鱼到院子里来卖，都是从水库里偷捕的。那是一个禁止自由贸易的时代，山里的农民又老实，连出售点花生一类的油料作物都要偷偷摸摸的。卖鱼的多是一些壮汉，据说他们是在夜里偷着将炸药投进水库，匆忙中捡拾被炸晕了的鱼。这是违法的，只求快些成交。通常价格极其便宜，一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条一斤多重的红鲤鱼。这大概是所有的捕鱼方式中最危险的一种，如果炸药炸开了堤坝，大水涌出来，灾难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为了这样



一点小钱铤而走险，大约也是被贫困逼得没了办法。八十年代末，我回家度假。母亲为了招待我，买了一条鲤鱼。立即遭到父亲的批评，他说这些鱼都不是好来的，买他们的鱼就是助长他们的违法行为。

水库在什么地方？我只在弟弟的描述中，知道一个大概的方位。那是在搬到山里的第一个夏天，父亲在遥远的冀东南插队，母亲随着单位里的人去支农劳动。有一天，弟弟终日未归，闹得我心神不宁。直到落日接近山顶的时候，他才和几个小伙伴兴高采烈地跑回来。他的手里提着一串鳖，足有七八只。大的有大瓷碗口大，小的也有巴掌大。他把军用胶鞋的鞋带解了下来，系住鳖的脖子。问他哪来的，说是在水库游泳的时候抓的。他兴致勃勃地讲述抓鳖的过程，全无劳累的感觉。他游泳累了以后，躺在岸边休息。发现鳖趴在浅水处沙滩上晒太阳，他们悄悄地走过去，用手从后面插入鳖的肚子下面，朝岸上一掀，鳖就四脚朝天地躺在了地上，然后再用鞋带系住它的脖子。他补充说，王八咬人很痛，而且不撒口，只有黑鱼叫了才张嘴。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经验。弟弟走了十几里地，那些鳖居然还活着。把它们放进水里，第二天它们把铅桶挠得嘎吱吱地响。而且还下了几个蛋，像煮熟了的鸡蛋黄一样。只是很硬，看不出有蛋壳和蛋清一类的东西。也许正常产下的鳖蛋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只见过这一种。请教了南方籍的成人邻居，才知道收拾鳖的方法。那是平生第一次吃鳖，味道的鲜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们把烧好的鳖装在饭盒里，托人带给母亲。她的同事们羡慕极了，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呀！

当地人没有吃鳖的习惯，所以鳖的价钱极便宜。几毛钱一斤，还常常卖不出去。只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，才逐渐有了销路。有一年，南方的亲戚来，母亲买了好多的鳖养着，每天给她们炖鳖汤，她们瘦弱的身体很快好起来。捉鳖是一项非常需要知识的工作，和一般的捕鱼方式不一样。曾听说有一位要人到那里去视察，闹着非要吃鳖。当地的领导发动了不少人，在小河上筑了两条坝，把水淘干之后，一只鳖也没有捉到。相传那一带，只有一家人会捉鳖。河水里的鳖通常是在岸边下面的石头缝里筑窝，呼吸时的水泡会漂上来。捉鳖的人看清了水泡冒出来的位置，用一根铁签子扎进鳖窝，一般来说是十拿九稳的。而且他们不多捉，只在集日的头一天捉一些。第二天卖出去以后，就停捕几日。要买鳖只有等到集日，如果头一天下雨，或者他们自己遇见什么事不能去捉，就连集上也买不到。

七十年代的中期，在乡下插队的弟弟被选调到了渤海边的一片油田打井。每次回家，他都要带回一大包鲛鱼干。问他是哪里来的，他说是从海里钓上来的。弟弟素有豪兴，永远乐观开朗。每到休息日的时候，他就和朋友跑到海边，用长

长的钓绳钓各种海鱼。回来以后放在脸盆里，支上几块砖头，点上柴火煮熟。一群哥们儿在工棚里，围着脸盆喝酒吃鱼。七八级的大海风在屋外呼啸，他们却快活得像神仙一样。他详细地介绍海鱼的品种和习性，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方式和钓饵去钓不同的鱼。鲅鱼是渤海湾最名贵的鱼种，当地人说，宁舍九头牛，要吃鲅鱼头。他把每次钓到吃剩下的鲅鱼开膛剖肚，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晒好风干，攒到年底的时候带回家。年夜饭的菜肴中，便多了一道美味。

五

八十年代，我在东北的一所大学读书。那是一座寒冷的城市，最低的温度到达过零下四十度。在冰天雪地之中，竟然也有人热心渔事，而且方法非常艺术。他们把冰冻几尺的湖面，用大冰镩子镩开直径一尺的窟窿，便有许多的鱼游上来透气，鱼嘴露出水面一张一合地呼吸。冰镩子是一种专门凿冰的工具，有半人高，铸铁制成，顶端直径半尺，装有横的木把儿，逐渐变细成锥形。破冰的人手握木把儿，提起来重重地放下，反复地戳向冰面直至镩透冰层。一把冰镩子至少一二十斤重，没有力气的人是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的。冰窟窿镩好之后，他们把铁丝圈起来的方口塑料纱布兜垂直放入水里，过一会儿再提起来，便常常可以捞到鱼。这种捕鱼的方法和工具，很接近古代的罾，只是材料更先进。一个人在冰面上通常要呆至少半天的时间，忍受着寂寞和苦寒，经济的效益不会很高，其中的乐趣也只有渔者自知。而且隔夜之后，冰窟窿就会封冻，第二天还要重新用冰镩子镩。这样不断地重复劳动，付出与得到之间不成正比。

定居北京二十多年，与渔事相逢的机缘越来越少。只是在孩子幼年，每天傍晚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，只要天气好，就带他到附近的护城河边去放风。经常可以遇到一些老人在小桥上，用长的蜡线吊着形状不一的广口纱布兜，一次又一次地放入水中，再一次一次地提起来。这种工具也很像古代的罾，只是河水污染没有什么鱼，他们捞的是鱼虫。据说拿到市场上去卖价格不菲，以游戏般的工作而能生财，这大概是远离自然的现代人协调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最聪明的方式。

看到真正的罾，是十几年前在湘西猛洞河。两岸山高林密，各种禽鸟叫声不断，时有猴子爬在树上窥视游人。水色碧绿如蓝，激流随着险峻曲折的河道起伏奔涌。三两渔人架一叶扁舟，在河水里颠簸，逐渐停靠在水势平缓的河湾。他们在木棍支架上伸出一根长竿，顶端系着长绳，钓着四根竹竿撑着的方口渔网。放下水的时候，网自然张开。过一会儿，把长竿翘起来的时候，竹竿出水之后自然

合拢，里面便有落网的游鱼。他们把船划到旅游船旁边，将刚出水的鲜鱼卖给厨房。那都是名贵的鳊鱼，约长半尺。船上的厨师就地打上河里的水，将鱼煮得微熟，几乎不放什么作料。连汤端上来，简直鲜美绝伦。那是我一生吃到过的最好的鱼，也是我一生看到的最美丽的捕鱼场面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仍然犹如近在眼前。

埋头书本的蜗居生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是一个孤单的渔者。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，经常有一点新的发现，其中的乐趣也足以陶然。把文字印成铅字，换来一点微薄的稿酬，就像捕得几尾小鱼，微小的喜悦调剂着枯燥的生活。如果能意外得一个什么奖的话，就像偶然拣到几条枯辙之鲋一样喜出望外。大隐隐于市，我是在书山艺海中垂钓。只是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渔者，我缺少他们怡然自得面对世界的勇敢，也没有搏击风浪的身手，达不到和自然高度和谐的精神境界。我羡慕满怀豪兴挑战生命极限的潇洒人生，怀念英俊智慧宽厚的渔者。

写下这些，为了纪念逝者。





挖野菜

—

食物是人的宇宙性内容，烹调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标志之一。烹调方式和饮食习惯，是文化的重要差异。列维·施特劳斯由此入手，研究特定的文化结构。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，影响着人们的味觉习惯和肠胃功能。游牧民族对肉食和乳制品有偏好，农业民族对植物有偏好，沿海地区的人大量吃鱼虾，高山密林里的人多吃山珍野味，都是不同地域的物产决定的。大自然是如此慷慨，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。而由此也形成了各种各样文化的偏见，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，嘲笑以食植物为主的民族是食草民族，更有甚者干脆说是喂兔子。而农耕民族的人初到牧区，最无法忍受的是没有青菜。相传乌孙公主所作的《悲秋歌》，“吾家嫁吾今天一方，远托异国今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之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”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，远嫁的不幸除了语言的障碍之外，首先是饮食习惯的差异。就是同一民族中的人，也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而多有误解。北方人到南方，最受不了的是吃不饱，南方人到北方则是吃不了。不仅是食量，也包括食物的品种和烹调的方式。少小时，认识一位阿姨，她有一个亲戚是南方人，家人从来不请她做客，原因是怕伺候不好饮食。

饮食成分具有明显的阶级差异。在上古时代，吃肉是贵族的特权，平民百姓是基本吃素的，故有《诗经》中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”的牢骚。《曹刿论战》中，也有“食肉者鄙，未能远谋”的记载。冯谖有“食无鱼”的不平，他是信陵君的门客，地位界乎于贵族和平民之间。大概是从畜牧文化普及开始，肉不再是珍贵的东西，平民百姓也可以吃上，故陆游有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的诗句。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，年底杀猪也是农家普遍的风俗。就是在城市里，待客的时